

囚狐



左君 小青
绘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囚狐



小青 著
左君 绘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狐/小青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1

ISBN 7-5039-2881-6

I. 囚... II. 小...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1843号

囚狐

作 者: 小 青

插 图: 左 君

特约策划: 卢晓怡

责任编辑: 帅 克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elpher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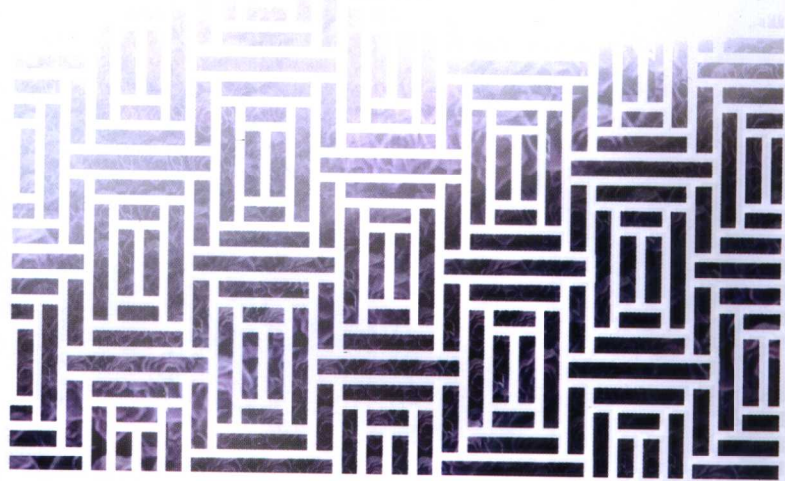
字 数: 206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881-6 / I.1312

定 价: 23.00元



囚狐。



目录

罍 囚狐。	1
罍 佛痛。	39
罍 盍变。	69
罍 虎皮。	111
罍 龙斗。	145
罍 鸾镜。	199
罍 琵琶行。	223
罍 生花笔。	277

六十八年后，当我被烧焦的尸体仆倒在青石桥上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脊背之上，也必然只有，一个字。

直到那一刻我始终都不知道，我这一生贪的，究竟是什么。

她喜欢在月明的夜晚斜倚榻床，持长长的翡翠嘴子红木杆烟袋，三指轻轻托定，抬手。尾指尖翘如兰。狠吸一口，那沉溺深长凄迷若无梦的沉重睡眠。窗间光影破碎。她回眸望月。烟雾轻吐。姿态是无限娇媚的淡定风尘。老绿凄红，温暖地糜烂至于溶化。然她的眉目，这样年轻透明。肌肤若未被践踏的雪野，仿佛不曾掩盖过任何泥尘与腐尸的痕迹。

阿紫生着一双圆转清莹的大眼。天真无邪，有时略带惊惶地骨碌一转。尖下颌上，丰润的红唇如花之柔。除了我，没人知道那里面，封存着一千个谎言。

阿紫说，徐星帜，你要我怎么样。我本来不是人，你想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阿紫说，徐星帜，我是什么东西，你最清楚。你是什么东西，我也清楚。你不过比我多了一张人皮罢了。难道不是？

我仿佛又看见她似笑非笑，嘲弄的眼睛。

阿紫的眼睛里，经常有这样的一种轻蔑的神气。轻蔑，而诡谲。诡谲，而天真。天真得令人遗忘了其他。

唇齿间随时含着一千个谎言的阿紫有一张世间最清澈的面孔。

阿紫离开后的六十八年之间，我一直会看到它。那便是她留给我的报复。

后来的我是一名游走于江南江北的年老道士。星冠道帔，黄幡的阴影掩一张不动声色的老脸。若着意细看，便发现这张脸尘土满面，肌肤却淡红光润，充盈一如少年。只是半被白须埋。我带着这张奇特的脸走东走西。没人得知在桃符木剑之间，一些散发着腥气的勾当是怎样在阴翳角落蠕蠕地进行，藉此支持我这朱颜白发的残生。若那可以称之为残生的话。

或者我的生命，作为承载罪恶的渊薮，已然太过漫长。

阿紫说，你不过比我多了一张人皮罢了。我始终未曾逃离过她嘲弄的眼睛。即或她最终，在我手中碎为齑粉。

而阿紫她知不知道，她已经报复了我。以无法觉察、无法逃脱的形式。我想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应并未想到过，那会是一种报复。阿紫不会为报复一个人而活，也不会为报复一个人而死。阿紫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只是为了她自己。不论是活着，亦或死去。

只为她自己。

在她死后的这许多年里，我终于可以渐渐地明白她。她本是属于这样自由、自私而享乐的族类。她生而如此。注定如此。并且只能如此。

百年前，阿紫是我所捕获到的最美丽的一只狐魅。

朱砂字。

瓷瓶口符篆密贴，一旁飘过香头白烟，游龙般细绕。那烟缠绵，若怨鬼夜哭，唇齿切切将声音嚼得绵长坚韧。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只这一句，千年百载，反反复复。月色如水，洗不去磷火的惨毒。

瓶中那魂魄，想亦有相同不甘。嚶嚶的哭泣声，入耳钻心，却有说不尽的娇媚。那又如何，不过是个二百年修为的狐精罢了。才得了人身，小小野魅，便不知天高地厚起来。撞在我手里，还不是一张薄纸，就镇得她出头不得？

我将瓷瓶收入袖中，不动声色，轻轻走下道坛。那书生的父母叔伯在旁惊异地瞪大双目，此时方才回过神来似的，一拥而上连连称谢，又不敢太过靠近。眼睛都三分畏惧地瞄着我的衣袖。

我道，妖魅已除，令郎日后是无恙的了。说罢携了法器大步离去。真是有道真人啊，邪不胜正，果然这道长一来就把妖收了去了。这下好了，我们家算是平安了，儿子有救了！真是灭邪救难的活神仙啊！

耳听得众人兀自在我背后称颂不休，我并未回头一看。于我而言，既然设这场坛，想要的已经得到，便无须再回头看人家说些什么。何况我知道，他们所感恩的那位救难的活神仙，并不是我。

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

袖中嚤嚤的哭泣声，随步伐颠簸飘散。

大道日落。又是黄昏了。我走进古道旁这家蔽陋野店，布履下踏起的尘土，在渐淡的光线中如游魂消失。

道长，您老用点什么？我们地方偏僻，只有些干菜干笋，做碗素面您老先点点饥？

有没有空房？我想先歇一歇。

有！有！这两天小店生意清得很，算您老才四位客人，空房有的是！我带您去，包管清静。道长您这边请。

这样小的道边野栈，掌柜的也就身兼店伴了。这留着点小胡子的胖男子殷勤地引我至一处收拾得尚算干净的客房。送上一壶酽茶，片刻后又端来素面。我吩咐他不要再来打扰，又问水井在哪里。

洗脸水我自己去打就行了，不劳动你了。我上了年纪，唉，脾气就孤僻了，不愿意跟人多打交道。

是！是！道长，水井就在后院，您老自便。我决不扰您老。掌柜的掩上房门之前又笑道，到底是修行的人，这样高寿了，又在道上奔波的，精神还是这么健旺。气色真好！

我解下腰间的布囊放在桌上。是啊。我已经这么老了，还在道上奔波。东南西北，没有尽头的漂泊。一百年前我就已经是这个样子。我已经这么老了。鹤发童颜。气色真好。那掌柜的不会知道，那只不过，是把鹤顶上的朱红移到了脸上而已。

我打开布囊。瓷瓶，大小，沐浴在逐渐隐褪的黄昏里。

向西的窗，留不住最后的日色。人说泼天富贵，难买那逝水的年华。生老病死，无人可逆天而行。我留得这红润无皱纹的孩儿面，也须藏匿于凌乱白发之中，那终究，是见不得天光的。那是夜空里该落却不落的一轮反常的红日头。向西的窗，曝露我的秘密。漂泊人的太阳，总是在尘土中落尽。

人言落日是天涯。而家，就是望极天涯，也看不见的一种东西。这么多年，我的家早已被自己背在背上。我这浪迹天涯的野道士，老得头发都白尽了。所拥有的，也不过是一个背在背上的看不见的家，还有这些瓷瓶。

我忽然记起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阿紫的时候，她也是从这样的一个个渐渐隐没于暮色中的瓷瓶里出现。

那时夕照正如镀金剥落，任何良辰美景，底色本是漆黑。那女子自揭去了符篆的瓶口显身。我知道你不会杀我的。她说。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被收入瓶中之前的奔突挣扎令她鬓发蓬乱，一抹血痕淡淡地于面颊斜掠。黯淡的房间里我看到她玳瑁的眼珠只一滚，惊惶便去，淡定陡生。有些人仿佛势必要存在于黑暗之中。只有在暗夜里，才能够行动自如，随心所欲如同鱼之在水。那个夜晚性命捏在我手里的阿紫乱头粗服，脸上带着划破的血痕，从一个小小的瓷瓶中被释放出来，展露了她与生俱来的妩媚。

我并没有忘记她其实并不是人。巧笑嫣然不过是皮囊幻象。她只是一只畜生。长着尖利爪子长尾巴的野狐，游荡墟墓，或许食过尸体。

但阿紫说，我看见你就知道你不会杀我。道士，你跟我，我们，是一路货色。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灼灼地望着我。

我敌不过你。可是你需要我。别以为我会相信你是真的要救那孩子。你这种人注定要跟我混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天衣无缝。

一只狐狸精可以令一个男人快乐到何种地步。阿紫知道她的生死操之于我，施展手段不遗余力。若非如此，她又怎么能够吸尽了那许多人的精血。虽然玉体檀口，相偎相摩，那癫狂极乐亦不过是皮囊的幻象。她只是一只畜生。

但是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到真相。

第二天清晨离开客栈的时候我骑了一头驴子，手里牵了另外四头。等到了前面的市集，我可以将它们卖掉。

驴子垂着头无精打采地在尘土中行走。这些畜生仿佛已经认命。也许做个畜生也没什么不好。就算不好也没有法子。

客栈已经空了。老板夫妇与那三个住店的客人不知去向。不会有人知道。

驴子走得很慢，可是很健壮。会很快被卖出去。这就够了。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到真相呢。

自那日起阿紫成为我的女人。她本不是人但我不知道还可更用何种词语定明她在我生活中的身份。

我无法忘记次日清晨百骸皆融地在阿紫的臂弯中醒来。雪白的窗纸日光刺目。蓝底白花粗布枕头上阿紫的脸孔似笑非笑

地望着我。你醒了。她说。乌黑的眼睛里漾出轻轻嘲弄的光彩。

她的长发铺散在枕上。柔软而冷滑的黑丝茵陈，轻托起我脊背的肌肤。一只优柔的手臂压住青缣被面，线条往上一路延伸至突兀锁骨。那路的尽头，红唇绽放。但我没有忘记她是什么。共枕的这张娇好面庞，随时可以化为毛茸茸尖嘴獠牙的兽态。

你若想活命。

不必说了。我知道我已落在你手，听你吩咐就是。阿紫用一只手指自我额头一路轻轻抚下，沿鼻梁凹凸起伏的轮廓直至下颌。她的眼睛里光彩明亮。

道士，难道我不知道你这张脸是怎么来的？她拈起我鬓边的一缕白发，呼地一吹，咯咯地笑了。你我半斤八两，大家不过是大鱼吃小鱼。你觉得我的手段怎么样？

你不过是个二百年的小狐狸。

我知道。你的修为自然比我高得多，否则我又怎会落到你手里？但是……你觉得我的手段怎么样？阿紫扬起尖削的下巴，那样子却有一种天真的神气。道士，当然你也是个男人。

我披上道袍匆促下床，从包裹中寻出一丸如黑豆般大小的小葫芦。

天亮了。你如果不想……

我知道。阿紫再次打断我的话。她虚眯着眼睛看了看窗上渐烈的日光。

她的身躯化作一道火光投入葫芦。

那便是开始。是我与阿紫三十年纠缠的开始。或者，这纠缠

在她离开之后的六十八年之间亦从未曾停息。我早该知道，一个人的命中，总是会有些什么，是无法规避与摆脱的。阿紫，就是我的注定。

这幻象玲珑的女子。

阿紫栖身于葫芦之中，成为我所控制的狐魅之一。那些白昼悬于我腰间衣内的豆大葫芦，每一只里面禁闭着一个山林的精魅。月华吞吐，夜露翕张。充满邪恶然却并不强大的力量，可以用法术加以禁制与差遣。若凑近葫芦，会闻到阴凉的磷火与青苔的气味，以及成分复杂的淡淡腥臊。杏黄道袍底下，我让它们躁动地睡眠在我的体温中。而每至黄昏日色将沉，我就会择一隐秘地，打开葫芦上的塞子，看着这些迫不及待的山灵散作桃色的青色的梅色的道道细烟，自葫芦口嗤嗤逸出。我知道它们亦早已饥渴。

那些精魅。即或化质成烟，我会据不同的味道将它们逐一辨认。有朽木的温暖，有水石的湿翳，有古墓中多年渗土而入的香火熏染与尸首口中含珠混合的辛辣而软腐的奇异味道。在夕阳血红的奄奄睡眼中，无边无际地弥散。

咄，日落月上，速去速归！

立起镇妖坛，燃过定魂香。早以自身鲜血并合灵符灰与这些精魅点染过，拘住了，不怕逃去不归。妖雾在空中磔磔的，略一盘旋，踪迹瞬息而灭。

我于是盘膝坐下调息养神。我知道此刻，那些颜色轻淡的若干道烟雾，已然悄无痕迹地混入市声渐沉灯初上的街衢。这太平人群，一无所知。而今夜的月下花前，青楼上，短垣外，柴扉侧，甚至寺庙宝殿庄严佛地……衣袂翩翩，将有美来兮。那女子雾鬓风

鬟，倏忽而至。月色下手攀花枝逾墙而来，嫣然启齿。这样神秘的丽人，将没有男人可以抗拒。那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于是香衲亦或草藉，那肌肤缓带，口脂浓俚，度一个只恨更筹短的美甘甘倒凤颠鸾夜……我可想象那情况。

她们是一些飘忽渺茫的风筝。高天上艳色一闪，去住都不由人。道声缘尽了罢，那男子怅然远望，再没了踪影。却不道这才是死里逃生大慈悲。不然便是精血都尽，性命无存。百年身，只抵得几夜欢娱。

我是那放风筝的人。我从来不做没有代价的事情。只可惜那些男子不会知道，线拉得再长，终究是要往回拽。我所给予他们的欢娱，终究要收回。游戏结束了。

我每夜做着这个放风筝的游戏。那时我几乎从未特别地留意过阿紫。她不是惟一。她只是一道带着些许麝香气味与属于她那一类动物的骚味的灰紫色的轻烟。

虽然她有一个最美的幻象皮囊。

我知道她是属于这个不劳而获的种族。天性如此。她不若虎的威猛，不若狼的凶残，所以更加狡谲、飘忽和幻变。这世间若此漠然。谁生，谁死，各安天命与自身手段的高下之分。在锯齿般暴戾无情的生活中，她总有法子趋避弱点，尽可能取巧地一次一次从生死缝隙间滑溜地擦身而过。残星暗夜里，这小兽于墟墓间悄无声息地潜行。鬼祟不可告人。而每每驻足回顾，纤细脖颈光滑皮毛，散发高贵优雅的气息，令人再也想象不出它在这样的时间地点所做下的勾当。许是它刚刚才撕食过坟墓里的腐尸，或

者扑杀了满满一窝人家养的鸡。而那双碧绿的眸子却是如此慵懒迷茫，在月色下，带着微微的不屑。如同贵妇在自家的深闺燃起了薰香般的倦眼汤波。这种天生便懂得何为媚惑及其用处的兽类，是这样珍惜自己的皮毛，以及蓬松柔软的修尾。它会在奔跑的时候将它做成一簇摇曳的娇艳火苗，以便让月光与磷火的幽泽更充分地渗入皮毛，滋润每根毛发奇异的光彩。

没有一种野兽比它们更狡诈、自私与造作，然而通晓所有迷惑众生的秘密。那是与生俱来的本领。它可以令人进入极乐之境。如果它愿意。而当它愿意做某一事的时候，那通常，不会是没有代价的。

狐是一种心里随时带着个戥子活着的生物。或许是世界上活得最精明的生命之一。文人笔下那为了爱情而向破庙里的穷书生投怀送抱的浪漫狐仙，不过是这写书的人荒凉生命中自欺自慰的些些绮梦罢了。若真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则那狐绝非不抱任何目的而来无疑。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因为不知有多少段这样的香艳佳话，本是由我一手制造。

我是放风筝的人。愚蠢的人们啊，你们若得看到幕前红氍毹上生旦风月离合，水袖轻扬起绝世的容颜与悱恻，便也罢了。且饮一杯，让这目迷，耳涣，心摇，神醉。切莫要细细地追究帷幕后背阴地，那满头白发颜若丹朱的诡异道士。风筝在天上，牵着线的手，不一定也是美丽的。可知这世上有多少哀艳的传说，若要穷究到底，百转千回后寻到的也不过只是一个躲藏在背阴地的丑陋道士。

说来，我的那些匿身葫芦中的美妇们，她们从来不问任何传

说。她们对那些毫无兴趣，尽管她们每一个的容颜，都足以供民间传奇作为凄丽范本，演绎流传不已。她们关注的只是当日的任务是否完成，以及对于自身修行与自由的考虑。这些看似低迷徘徊的艳色轻烟，是最直接最无意于缠绵的物事。其实好笑。原来这世上只有平平淡淡度着从容光阴的人们，才会那样地醉心于所谓传奇的跌宕与艳异。而那些本就身在传奇之中的生命，倒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一档子事。说也寻常。

谁知道。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过放风筝的那只手。

所有的真相总是没什么好看。许还丑陋得很。但看多了，也便淡了罢。淡得只剩下漠然，就像阿紫的淡淡轻蔑的微笑。

记不得了。方家那孩子，大约是我媚杀的第二百七十几个人罢——不，不能算，我没杀了他——那时候你来了。我栽在你手里，从此成为你葫芦里的狐奴。那也没甚么。想是我的气数罢了。

天欲曙时。才刚归来的阿紫凝烟成形，在灰白的晨色中斜斜倚靠在枕上，脱去窄瘦的缎子弓鞋。她轻轻揉着自己的趾尖，对于我，似乎视若无睹。对于她自己口中所说的狐奴的地位，亦视若无睹。看她悠游自若的样子，不会有任何人认为她是被我禁锢在葫芦中，加以符咒，任意差遣压榨的狐奴。

有时我觉得阿紫似乎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作为兽类中最工于心计的族群的一员，她与生俱来地精于谋算。我知道她会在乎许多事情，尽管她闲适纯白的脸上从无一丝的焦急泄露。比如说她吸取的生人精气，她昼夜运炼而如今却被我禁制住的内丹。当然，还有她的自由。没有任何一只野

兽可以忍受失去自由。阿紫已然修炼成精，拥有美好的人类女子的皮囊。那是甚至远比绝大多数真正的人类女子都更为美好的皮囊。但，她毕竟仍是一只野兽。我知道她心里恨毒了我。是一只野兽恨一个人那样的恨。

她只是天生成那副德行罢了。永远无邪无知的面庞，像栀子花一样洁白清香。一双清水眼冰凉透澈如同藏不住任何的心事。而丰柔的嘴唇就可以这样慵懒地红、红、红，就算是太阳掉下去明天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它依然可以温暖如初的那种什么也不管的红。不问世间成败。

她的性命捏在我掌心里，就像躺在旷野中她老巢旁边一样的自在。

你这妖狐。炼形才不过二百年，倒媚杀了二百七十几个人？好辣的手！

有什么稀奇？阿紫不屑地撇嘴。有如任性孩童般圆润可爱的神气。那些凡人男子。又都是些单弱的书生少年，要么便是蠢头木脑的乡下人。就是吸尽了他们的精气，又能有多一点儿？你倒算算，这能有多少？难道你还不知道。

为何不安安分分地拜月炼形，找个隐匿地独个儿修行，也不会落入我手中了。

拜月炼形？那如今恐怕我还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呢！也许早死了，被人剥了皮做成暖裘了。她笑了起来。何况那些少年也未见得怎样冤枉。难道他们不是自己迷恋我才送上门来？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和我在一起时候那狂喜的神气？你必须承认我给予他们的是一种奇特的死亡方式。她撅起嘴唇向空中噗地吐了